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王宜

畿輔通志卷一百四

傳

明

曹鼐傳　　本朝湯　斌

曹鼐字德恒寧晉人宣德初以舉人署代州學正自陳年少不敢為人師願入太學肄業或得一劇官自效改泰和縣典史七年部匠役入都疏乞會試中禮

部第二廷試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正統元年兼經筵講官預修宣宗實錄書成進侍講五年二月以楊士竒等薦同馬愉並直内閣典機務九年進翰林學士鼐為人内剛外和通達政體時士竒等相繼卒凡議大政諸臣皆推决於鼐中官王振用事鼐正色不少假振亦憚而忌之尋遷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十四年額森寇大同王振勸帝親征鼐與諸大臣扈蹕從至宣府諸臣請班師不聽鼐曰臣子固

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既而前驅敗報踵至振始懼還次土木額森遣使通和帝名鼐草詔答之寇騎突蹂陣而入鼐及從官數十人皆死之景帝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官其子恩大理評事英宗復位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子錦衣衛百戸

王驥傳　　湯斌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舉永樂四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覈鹽池逋課二十萬人皆德之遂遷其省按察司副使名入為順天府尹擢兵部右侍郎時承平久軍政漸弛驥以整飭戎備為已任奏減内外衛所及王府護衛餘丁之在營者又定陝西衛所軍士更番操練法九載進尚書坐議邊事遅五日期與侍郎鄺埜同下獄尋釋之正統二年阿勒坦多爾濟巴勒數侵掠甘涼諸邊

諸將莫能禦於是英宗命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寇至魚兒海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英宗咨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而疾驅至軍中大會將士方就列問諸將曰曩大軍追敵逗撓誤事者為誰諸將伏地頓首曰諸將皆無狀然先退者都指揮使安敬也驥命縛敬立斬轅門下而顧都督蔣貴

曰公為大將遇敵輒引退亦當死貴惶恐伏地不敢仰視久之乃稱詔責狀以聞一軍股慄遂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諸將自為防禦會别部巴圖博囉寇莊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盡收其男女駝馬以歸軍為之一振驥以二月出八月還京阿勒坦尋復入寇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為副而特命驥往監督諸將悉取進止驥諜知寇營所在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直擣狼山而自與任禮等率大軍為後

繼且謂貴曰勉旃不成功無相見也貴遇寇於石城擊走之驥曰寇未大衂驟退且復來使我疲於奔命非計也乃令貴復帥精騎二千出鎮夷關晝夜兼行追及大敗之得其左丞及裨將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千計驥與任禮兵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户二人招降部落數十帳窮追至黑泉而還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曾噶齊三十人駝馬甲兵稱是是役也

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阿勒坦走死論功
貴禮皆封伯而驥以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俸尋
詔還理部事六年有麓川之役麓川本百夷僻遠不
當中國一郡宣慰司土官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遣
將討之不利廷議遣官招諭而王振方用事喜功名
驥知振指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拜蔣貴為平
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
轉餉半天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

朱弓矢驥乘傳至雲南會天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敢阻軍者斬於是部署諸將至金沙江分軍三路搗上江寨上江賊扼塞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乘勢力攻斬首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賊乘險自守驥督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敗其象陣於泥溝箐拔摩尼寨長驅抵麓川俘斬及溺死者數萬思任發奔緬甸以大捷聞而是時維摩土司韋郎羅僭稱廣新王詔驥移師討

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遣偏師壓其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驚潰韋郎羅走安南即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王大懼斬其首并縛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司儂郎與沈正交惡搆兵十餘年驥移文諭之立解師還帝遣户部侍郎王質賫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歲食禄千二百石予鐵券世襲指揮同知賜賚逾等貴亦進封定西侯驥自是以勲爵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而是時思任

發尚竄緬甸其子思機發率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

驥總督雲南軍務於是驥率都督冉保毛福壽及定

西侯等會木邦等蠻兵進討而思機發走入緬甸竟

不可得僅縱兵擣其巢俘其妻子及從賊百餘戰象

十一立隴川宣慰使而還驥加禄三百石貴五百石

𠕋何思任發為千戶王政所殺而思機發兇暴益甚

數入寇時定西侯已死復以驥為總督宮聚為平蠻

將軍帥師十五萬直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潛渡

破之賊又立栅於鬼哭山巔驥縱火連破諸寨墜崖谷死者以萬計而竟不能得思機發當是時王師屯孟那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又千餘里諸蠻見大軍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而窺大軍亦欲還遝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誓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汝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乃班師議者頗咎驥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雲南訓導

詹英抗言驥等多役民夫麾下大軍一日起行互相
蹂踐又每軍負米五斗跋涉山谷不勝其苦自縊者
多師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指揮
路宣翟亨等俟賊解散多捕魚户以為賊俘此何異
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主之
僅停奬勞而已尋改驥為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
魁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再加歲禄百石予世券
土木之難廷臣劾振因連驥景帝以驥多功置不問

復召為總督南京機務南畿素習偷惰戎務廢弛驥至一以所馭軍法教之而尚書于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帝雖罷驥而内猶嚴之時禁私役閽人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躍馬食肉縱酒盛聲伎如故會石亨等奉英宗復辟驥與焉仍名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柱國數月請老又三年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逺侯謚忠毅子瑺嗣瑺卒子添嗣添尚

嘉善長公主卒子憲嗣憲卒子瑾嗣瑾卒子學詩嗣
學詩卒無子弟學禮嗣

王翺傳　　湯斌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會試貢士於行在
禮部舉翺第五時成祖欲建都北平思得北士用之
得翺大喜名見賜酒食及殿對奏名二甲第一入翰
林為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
楊士奇薦擢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擢僉都御史正

統元年鎮守江西還復廵鹽浙江四年松潘用兵命
翶同都督李安往討之事平鎮守陜西七年提督遼
東軍務翶以遼東法令久弛將士驕玩賊至皆不肯
力戰因諸將庭謁名都督以下責以喪師失律罪當
斬軍中股慄叩首願效死自贖翶乃自行邊起山海
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斥堠相望又以邊塞孤遠
軍興輙虞匱鈌緣俗立法令有罪者悉得收贖十年
間得金穀馬牛羊無筭遂督諸軍出塞屢有斬獲進

右副都御史揩揮孫璟以漏闗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翶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璟得無累卒以能將名十四年秋額森猝犯廣寧翶收兵入保或謂翶城不可守翶怒按劍曰敢言棄城者斬伺寇怠遣諸將分道邀擊之額森勢蹙引去景泰三年還掌院事尋加太子少保會兩廣寇亂復命翶往寇聞翶至大懼欵服翶亦推誠撫之嶺南遂安翶久歷軍中恩威並用所至輒有功

他人莫能及也四年名還遷吏部尚書與王直同掌部事天順改元直老乃專任翶時李賢為石亨所讒謫外帝以問翶翶力言賢無罪賢得留賢在内閣亦左右翶翶以是得行其志帝嘗從容謂賢令六部皆得人惜吏部王翶老爾賢對曰翶雖老精力未衰聞祿命之說翶壽最高帝喜曰如此可無慮每進退大臣帝必名翶咨可否寵待日隆羣臣無敢望所推擇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施聚焦禮范

信皆為名臣嘗侍遊西苑醉命扶還其家南城五花
樓成召翶落之稱翶先生賞賜優渥每引選入奉天
門或雨雪中貫扶掖上下有所遊幸召翶俱輒傳侍
郎代選然翶歸雖極暮必涖署閲所選惟恐有不當
也憲宗立加太子太保特命免雨雪朝朝以朔望三
上疏乞骸骨降旨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
致仕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翶剛明正直憂
國奉公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顔色稍未善則

攢眉終日聞四方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有無積儲民得不流離餓死否在銓曹謝絶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論薦不使人知忘情恩怨曰吏部豈快心恩怨地也自處尤廉峻景帝知朔貧詔為治第鹽山力辭不受孫曄廕入太學不使應省試曰汝幸得門廕勿妨寒士路有中貴遺明珠數顆辭之弗獲綴珠衣領閒數年中貴死名其猶子還之女嫁為畿內士人賈傑妻翔夫人數遣

迎女傑恚曰若翁典籖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
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置酒跪請翺翺怒推案擊
夫人傷面傑亦卒不調也方曹欽反執李賢於長安
門往見翺翺叱曰朝廷何負若若乃反耶殺李公毋
寧殺我欽遽謝曰不敢驚長者賢得免每朝退子然
獨行馬昂崔恭輩皆翺所推舉同列九卿直名呼之
其為時嚴重如此李賢嘗謂翺亂而敬擾而毅簡而
廉剛而塞强而義臯陶九德王公有其五矣嘗對便

殿英宗曰北人文雅藻飾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承帝指引用多北人然所舉皆能其職至姚夔在吏部始推挽南人而清譽稍不逮翱故世以翱為善知人子竑世官錦衣衛千户

岳正傳　湯斌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舉禮部第一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遷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名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遥望遽色喜既

登陛又喜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家何在曰漷縣又問舉進士何科曰正統十三年帝益喜曰汝既我北方人朕又首擢汝今用汝内閣須努力輔朕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石亨張軏遇之愕然比入帝曰今日擇一閣臣甚喜亨軏請為誰帝曰岳正但官小耳須與吏部侍郎兼學士亨軏以不由已進陽頓首賀曰陛下既得人俟試之稱職進官未晚也帝默然時時得召見言事欽天監湯序奏災異以

奸臣未去帝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不足信事遂止錦衣官校邏得一妖言僧獄具坐反論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邏者準格給賞不宜與官朝論韙之亨與太監曹吉祥擅權有匿名書指斥吉祥罪狀吉祥怒請榜購告捕者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天子出榜購募未之前聞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拒諫乃下誹

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以亡國願陛下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且必欲廉得其人緩則自露亟則逾匿吉祥方固爭帝曰正言是也因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言捕斬無算皆梟置林木間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沙漠無林木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是時亨吉祥勢大横正間為帝言盍早制之不者且有變帝曰汝可往告朕意正徑造二人所諷令自戢解兵柄吉祥與亨忿謂正賣

短我顧藉上語刼我因合謀去正會承天門災下詔
罪已正草詔歷陳弊政詞切直亨等遂搆蜚語指為
謗訕謫廣東欽州同知道瀠以母老留旬日而兵部
尚書陳汝言故曹石黨也正在帝前嘗言其不可用
因銜正㗊邏者中以私事逮拷詔獄謫戍肅州鎮夷
所都督季鐸遂奏奪其所居第正至涿州夜宿傳舍
手梏急掌墳且死涿人楊四者能急人難取醇酒醉
解人夜伺其熟寐脫梏剜中又啖以金乃得至戍所

亨吉祥既坐反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對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為民憲宗即位御史呂洪等請復正官吏部擬調南京帝特留之命充經筵講官纂修英宗實錄正既復官自以為當大用賢欲薦為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悅頗怨望有譖之於賢者賢亦嗛之故事清理武選貼黄會推兵部侍郎及都御史各一人時兵部尚書王竑等會薦正可侍郎都給事中張寧可都御史有旨用侍郎王復都御史

林聰而責會推不公並出正寧為知府寧知汀州而正知興化寧亦負時名故時論為之譁然正至官勤修民事興水利又積穀貸民手司出納吏不得緣為奸由是民食其德而規利者騰為謗言三年來朝遂乞致仕時季鐸敗勅還正故第居三年卒正文章氣節名動天下在内閣才二十八日任事敢言或時廷爭至語唖濺御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正慨然曰上顧我厚不敢不盡心予以諫官處我耶英宗亦悉其

忠諂戍時謂近臣須還我生岳正故權倖不敢加害
又時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用帝語自題像
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
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盖將之死而靡憾
也其始終强項如此正無子一女適李東陽嘉靖中
追贈太常寺卿謚文肅所著類博稿十卷

邢表傳　　　　　　彭韶

公諱表字居正別號拙菴燕地文安人狀貌魁梧資

性聰敏亂齒即見器於督學程公博通經史尤精理
學嘗曰中庸一書聖賢關鍵唯我能尋著路頭景泰
丁丑成進士筮仕獲嘉地衝民狡獪難治公以儒術
飾吏事尚德黜刑專務以恩結復流民千七百戸田
賦有制科差惟均擇民間俊秀子弟建社學教之雙
馬營俗尚强梁民習為盜聞公至悉易暴為良尋擢
守彰德蓋異數也獲民勒石志思及知彰德持正守
法摘發如神適衡水民王澤為校尉馬成誘至安陽

殺澤竊其妻以逃澤赴愬於公捕之不得具疏城隍數日成擒所竊婦出首人咸以為神調衛輝時久旱瘟疫大行饑禳之俄頃雨如注次年水災奏免六郡稅糧陞山東左叅政轉右布政使總理大同糧儲懲刈奸弊殫厥心以懋乃績未幾丁内艱服闋以原官補四川川苗民雜居區畫非易復旱災連年道殣相望公倣常平法出廩庚賑之全活數萬衆廷議以公文武壯猷晉大中丞巡撫全蜀公以川事之壞土

司驕縱淫佚且茁情難束以漢法而貪帥好為激變以邀功名諸偏裨又多紈袴子弟弗任馳驅以故竊發易創也率縱之使横即大創亦易舉也率弛之使蔓莶不蔓無以糜大官之錢不横無以為封拜之地此西南諸蠻所以易戢而難靖者自昔皆然公於是簡壯勇於部伍正首惡以安反側置戍建堡使蠶叢鳥道之鄉悉遵道遵路又思大荒之後繼以大兵民艱乃食非屯田無以計久遠但屯法之不行皆緣歲

有豐歉租惟一制未卜逢年之利先驚追呼之魂此邊陲所以空饒可耕之田而荷戈之士卒無辭於呼庚癸也今與軍民約課耕不課稅俾沿邊閒地聽其開墾粟既充則價易賤以銀易粟邊儲庶不憂匱乏矣奏可兩年而置措得羨糧數萬公撫蜀四年兵荒頻仍建昌之役戎服臨陣者八閱月致疽發於背卒萬山中沒之日槖如洗軍民號泣為之罷市訃聞上悼惜久之予葬又為文以祭之榮亦至矣公深於中

庸者中庸之學言性命不離參贊細而魚鱉草木蠢茲苗蠻俱關中和公世生北鄙業顯西南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公之謂乎公曰中庸一書惟我尋著路頭豈欺我哉

王遴傳　　本朝孫承澤

王遴號繼津霸州人年甫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嘉靖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考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為不平吏部亟陞為

武選主事以解人言時楊公繼盛為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楊公上疏劾奸輔嵩自分必不免以妻子託公公曰君為社稷計吾不能為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婚嫁皆在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疏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奉旨查嚴劾忠嚴鵠冒功事兵部尚書聶豹嚴之門人也公言冒功之事宜據實具覆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况嚴未嘗冒功併陞亦有事

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冐名嚴効忠安在哉併陛雖有事例皆奸人骫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面赤但曰將稿付郎中次日公約同官另具一疏訖堂聶曰有稿矣此稿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嚴効忠嚴鵠本冐功而今曰不然此不欺皇上乎先生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上起之廢籍不二三年位至大司馬恐堂疏一傳名節掃地矣乞熟思之聶擲稿於地曰君為君子豹為小人矣聶

知公不可奪乃密報嵩嵩上疏辭冒功之官切齒於
公會有窮弁聲冤者逮公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
楊公之獄上論死公傍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
其屍作詩二首哭之時口語籍籍公不顧也未幾陞
公巡兗州道有宗室為盜人不敢問公至擒寘於法
四境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兵備副使以邊
患正廹當國者欲以難公也公修隘塞通水渠聲望
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撫按遂會疏糾劾降

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為公舊屬吏為公註劣者竟以大計拾遺賴部力持不可苛嵐士民為公頌寃於新撫按撫按公疏薦公復任以救危鎮上乃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隨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其疎防在內科道和之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城却敵之功加俸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陞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亢直與張江陵

不合適有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事竣中途上疏乞致仕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歷壬午起補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掌兵部印務尋改兵部尚書又改北京户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從祀須以實踐為主餘皆偽也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為有識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一切聽命於内閣及大璫

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行拒絕一日執
政有託以指揮羅秀陞堂上僉書公曰錦衣堂上僉書
舊皆由南北鎮撫陞轉指揮徑陞無例力卻之會大
監張祐違例取馬公疏請查明於是執政票擅留御
批言官復糾之具疏請告允令致仕公家居杜門薦
用之疏無歲不上兩賜存問享壽八十七歲祭葬如
制贈少保賜一品廕追謚恭肅公所著有大隱堂詩
集四卷二鎮疏草八卷奏議十卷子樂善為考功郎

先公卒孫伯鏞為户部郎居官有政聲

石星傳　　郃元標

石公名星字拱辰號東泉直隸東明人也曾祖祖父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先是母燕夫人夢大星投懷而公生長而儀狀魁岸望之若神人然性沉毅篤實弱冠起家進士官行人移廟改元授吏科給事中疏六事曰保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讒譖時閹滕祥為蠱

公疏其奸狀忤旨廷杖六十祥為監公復詈之祥怒杖益厲以故瀕死者數友人穆銓部護持得不死是時里中紛傳公已斃杖下元配鄭聞之觸柱死當道欲以烈聞公曰不可主恩未死臣而吾妻死夫誤耳竟未以聞比數年上登極詔起原官晉尚寶少卿由廷尉卿轉南太僕寺卿時江陵陰忌爭臣在廷公遂歸江陵坳公起冏卿陞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晉副都兵部侍郎工部户部尚書飭綱提紀推賢解網士民

有陰被其澤而不知者適邊疆多事改兵部尚書以
功廕一子官生怨寧夏變起一時薊鎮晉豫告脫巾
者踵至公勅諸司曰哱賊殺撫臣憲使而不討是無
國法諸弄兵者姑次第平於是竭日夜力如總督如
撫臣如監軍大將偏裨將以下皆極一時選又疏遏
敵道俾不得逞疏請決灌城疏加餉數十萬計無不
周而日夜望滅賊報不至心血為枯乃手疏跪門泣
云賊未授首緣諸將觀望畏縮以總督權輕願陛下

賜劍督臣魏學曾十日不捷先斬臣頭以明欺罔上
感動竟賜劍十日捷報果至上大嘉悅進太子太保
賜銀幣世襲錦衣正千户諸弄兵者亦漸平討後先
斬獲三千餘級加少保賜銀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
事當寧夏未克時朝鮮復告日本擁倭衆數萬薄城下
陷七道擄其王子公念曰時賊未擒東西顧兩難乃
先遣人入平壤陳利害禍福兼行間以緩其兵旋授
計宋經畧應昌李提督如松以兵三萬往兩人至平

壞以捉聞而苦餉不繼疾疫繁興應昌及鎮臣首言許封貢便公初意謂此小醜不一大創狡益不可制念非數十萬金不可問計司農知所在若洗乃幡然曰吾幾誤吾君父事夫委金錢數十萬投之東壑勝負不可知而中國膏脂竭矣會小西飛亦上書闕下請封語甚恭容與政府姑議許封啗之以沈惟敬為諜惟敬嘉興人公方深念客有說者曰封貢所諱言寧主戰使勝則功不勝亦無後害縣官金錢及勁兵

可量數無聽細人言使公奈何智不出此非所以為身名計也公曰老臣受國厚恩頂踵不知所出吾非不欲膏唇吻諂觀場之口處不敗之地顧東南民力竭矣身名非老臣所知也客慚而退惟敬至倭倭亦遣小西飛報命而裴語日聞上詔廷議有言封貢不便者有言許封不許貢者有言惟敬市井無賴不宜誤聽者言人人殊獨撫臣顧公養謙疏封貢纚纚千餘言顧通州人爽達多知畧以邊才聞内閣復計曰

撫臣親履行間言甚辨宜聽公與倭遂定約曰許若貢其無以一矢一卒遺釜山不聽約惟戰耳遂決策遣使奉璽書往而使臣李宗城望倭壘驚而走朝鮮復生事端倭遂有异志人遂徧謫公矣上亦投杼置公於理妻子戍瘴鄉客復有說者曰主斯議者諸疏可覆脫有功乃公獨當乎宜聲衆議可無獨坐公曰以星謀國不效死即死吾終不以一詞飾我罪聞者義而壯之越月上政府書云星至愚陋仰承皇上付

託之重當此島寇猖狂屬國顛危之日而又值府庫空虛糧運艱難之時則夫假天威震慴海邦借羈縻保全屬國令中外晏然神京永固即使意外有警以我休息士馬積餘芻餉因之消外侮以奠宗社此罪愚報皇上職分甘九死以不移者何意封事垂成朝鮮生釁清正復來釜倭未解重貽宵旰之憂大動遠近之役語曰主憂臣辱今聖主憂矣星何敢愛死不以報君父乎故自入獄以來囚徒為伍夕死為期九歲

幼兒遠戍烟瘴人非木石能不動心而猶苟活至今不少怨尤者竊欲借踈愚獲罪之迹惕東征秉鉞之心假廟堂震怒之威懾遠人觀望之膽則不佞雖在獄猶之乎在官也前局未結後效可圖生而不屬為人死而尚可為鬼昔比干剖心匡時甯俞甘愚成事星固非倫意亦竊附頃見報章清正幾擒救兵獲免然魄落糧匱似可收拾倘乘我兵戰勝行長聽命容運機宜使朝鮮修好消釁日本休兵歸島戍師量減

省費此皆今日易事惟相國圖之於時論功行賞首及當事而罪愚或得比吐蕃刼盟張延賞永落緼氓或得比寧夏削平魏總督放釋歸里遠比王劉兩司馬白頭乘障故事此罪人之幸然不敢必也若夫十歲孤兒一恩未霑永戍不還罪人不孥竊望聖恩惟相國是念至於諸旁觀者未亮不肖處東西多事無米難炊之時以誤國罪名見遺星萬死不辭祗足見今日當事者之苦心開後來任事者模稜之路耳臨

書悚息予讀其詞悲之夫日與死鄰猶諄諄欲容運
機宜以結前局公之志報國豈以死生變故動心哉
公居官甚廉爲南太僕時貯羨金二千故事以充交
際或歸私橐公封識以去兵部總兵陳璘以奇物獻
麾不去特疏叅之户部有解金而穴以銅者可數十
金公以窮治必至株連遂代之償公自爲諸生時夢
入一廟禮之甚恭問之曰岳武穆也命公卜不當吐
責六十後禮公如初覺猶慄慄汗下公之生與詔獄

豈偶然哉公自入獄惟日望朝鮮報乃偶疾知不起遂手書寄子曰我以迂愚致爾子母坐蠻煙風雨中初意猶望解網得教爾躬耕讀世世不忘聖恩顧眎丘隴今已矣生前無以遺爾沒猶使爾厪北顧憂我才短識淺任重福過無所逃罪至於欺君萬死不敢今上神明仁慈必鑒之不使爾母子流離異鄉也且我而在士大夫彼此相軋借我開釁今我已歸大化夫豈無有心人憐我迂愚念爾飄零者爾善自保護

書成未幾卒時巳亥九月初七日公子茂恩在粤西依母衰月明中忽雷雨昏迷一大星自東北隂地閤閣有聲噫恠哉

論曰石司馬歷事三朝四十年諤諤謇謇削平寧夏勞苦功高矣乃以與國禍連憂深兵食至欲以一使勝百萬兵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身膏圜土妻子戍瘴鄉世謂公愚然又謂愚不可及彼巧為騎牆者勝受上賞不勝亦無後禍齷齪者能之公爲之乎秀吉死

倭去朝鮮存皆天命也非人力也公心自苦聖恩自寛豈弟君子宜有同心焉

邢孔陽傳　　鄒元標

公諱孔陽字公照號龍源中丞公四世孫也領神廟癸酉鄉薦丁丑登進士授行人奉使冊封高麗餽贈絲毫不緇洋中風濤萬狀舟楫幾危公神色不動事竣上賜金幣辛巳丁内艱乙酉晉計部主事督代餉羡金萬餘司吏以獻公却之遂市粟建常平倉貯之

以備祲視歲豐凶為斂散丁亥代大荒兩運不給主客兵嗷嗷呼庚癸公以主兵逸尚挾奇贏借其餉餉客兵主兵以常平粟並俸金足之又念邊儲之壞一剝於主帥再剝於書卜技藝與中貴人之苞苴且市籍菜傭俱充部伍其費無筭公以驍健為長技孱弱者革勿與及一切遊食餽遺嚴為謝絕於是三關度支始清我朝鹽課三晉居半奸商視為外府公蠲積引杜請托擇通商惠民者行之計四載釐剔裁省之

餘幾十萬大司徒服其幹局特疏紀錄蒙賜金綺丁亥告歸養晨昏偕姜安人供鮮瀡視匕箸欲子職終封公曰吾家三世蒙上恩無以報日促裝公不能違己丑晉計部郎中管通州漕儲兼管河道督疏淮徐等處通近輦事多掣肘公持大體無所屈撓念京邊仰給東南漕運每朝濟夕淤夕塞朝決歲委數十萬徒付馮夷耳疏論治河者欲復故道以殺河流治漕者引河流以濟運艘各言所便令引流緩沁衛不可

志漕宜修海運不可棄遺屬邑分淪勿逼而南由清
入海別引沁水從魏博折而東之以資運澇俾南入
海旱俾東入運儀瓜北河流如帶當宿重兵防扼吭
焉築堰疏流為急治洪建閘為上合二臣職掌而一
之有攸濟矣總河中丞潘公季馴嘉公議可經久行
之通倉有三咸處西鄙陸運較水運倍公相地形疏
渠自南徂西抵倉三里許用力寡而見功多通人至
令賴之押運官有返帆銀入府染指者恒侵半公給

時封識如舊漕艘抵通回空艱於逗留時津門請餉急公奏除津例留二十萬石外盖留十萬兵給米不苦楞腹銀稍愆不煩仰屋舟亦不窘久羇一劑量而粟十萬銀且減七萬矣至飭漕政慎監兊查稽悮而夙弊悉清更優恤班軍厥禁軍驕每擇倉廒自請公嚴繩之令班禁軍一體聽給又廉知兵得餉輙賤售是兵失其值而官仍虛費公較所售與之值軍皆色喜仍貯粟而不虞匱乏運官趙某聽委利其資弗獲

遂假功令以洩私忿公一訊得情項項然不能對一時詫為神明會陝西告災司農欲移京粟萬餘由漕運達河南令南陽汝寧陸運於潼關公聞之馳書告司農曰移粟之役是以三千鍾致一石將斃河南而緩陝西之救何若馳一吏人糴關内借支省藏京粟航於中州令富室糴之入鏹關内以補借支之數且免陸運之役是萬夫跋涉一吏代之千里餽糧一旦甦息矣卒從其議民皆樂於輸助通州運糧器具歲

時繕治官任費民任勞迺迺匿其費以責民器皆苦窳公傷之皆全給其督餉也一意秉公人不敢以私干貯蓄有法會計得宜上降勅褒諭進奉政大夫父母及配贈封如制公益為感激圖報閘口自大通橋至通州共六啟閉為蓄水通運計適豪商運皇木由閘違華以省陸費公梶之謂閘設為糧計非為木計萬一木植衝閘咎將誰歸渠借與援請益力公持益堅抗疏上聞以此當途皆銜之遂拂袖歸來兩臺屢

以人才疏薦公堅意不起邑令崔君勸駕曰公長才高卧如蒼生引領何公笑曰古人不以三公易色養吾天倫中較宦途有餘地歲七十猶修子職養重謝絕干謁課子若孫讀已未秋病輒不起臨終絕口不及生産但令書種不斷為鄉黨善人足矣鄒子曰昔中丞拙菴公具文武材以王事終於任公能發身甲第孤介自持不善逢人至大利弊獨行已意不避權要竟以此與時忤雖然長孺積薪安仁拙宦拙則拙

矣吾以徵其品公之善繩祖武在德不在位余是以論其世也

鄒森傳

本朝魏象樞

鄒子諱森字漸齋明嘉靖辛卯科舉人未仕而卒蔚州義民銘之孫也按義民素行著於鄉祠鄉賢嘗積書累萬卷每卷題曰賣者不仁買者不義且曰吾子孫或有能讀者後夢謁孔子命弟子某讀其書遂育鄒子鄒子生而清慧體不勝衣弱冠以仲尼徒自許

諸子避席不敢近下帷數年積書凡再讀每究心陰陽象數鬼神禮樂之故獨與尹先生商訂之走一滕者往來傳誦數千言無舛謬尹撰兩鎮三關志以百卷計摭陶唐迄今故實且備鄒子校讐足多焉會志成作敘尹屬稿請鄒所鄒亦屬稿兩人各出袖中指率同相視而笑鄒子所著覯心約若干篇未及傳不起先是病初篤家人恐詢後事鄒子曰某卷好書某卷好書别無答者人謂書魔云鄒子與尹少年同鄉

舉尹舉壬辰進士官至河間府知府或云終僉事謫
戍卒鄒子負異才讀異書未竟厥施亦卒蔚人惜之
觀心約垂百年湮没不可考詢故老無復識者余友
武承之素以古學自鼎雅志表章嘗就縉紳家力索
不得偶從市上敝紙中見原稿鬻得之如獲拱璧甲
午秋策蹇入都屬余為傳又二年衛濬足水部梓而
傳之尹先生諱耕字子莘來馭仲州守為之傳頗悉
著有兩鎮三關志鄉約塞語朔野山人集諸卷皆行

世朦者亦一時異人也

成基命傳

本朝傅維鱗

成基命字靖之別號悲予避御諱以字行少有異質日誦數千言萬歷癸巳以特選入太學時葉向高為祭酒每語人曰成子公輔器也雍事竣不受銓除益力學丙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乃取累朝舊典若方輿利弊皆條悉不遺餘力於詩文獨進秦漢大歷上館閣師皆器重之庚戌外艱歸壬子服闋守

故官庚申遷右中允尋改洗馬管司業事敦尚風節
為太學先熹宗即位疏請視學不先關白内閣閣臣
恚以原官回局於是請告歸癸亥與修光宗實錄成
遷右庶子管誥勑補日講官每進講敷析詳明寓以
規諷上肅容俯聽陞少詹事進禮部右侍郎時閹忠
賢初竊政附影觀風者每騶躋峻秩公風簡澄峻每
正色講筵獨㳄修欵謁會楊漣左光斗諸獄興搆者
誣以為漣等衿契以激怒閹公遂決意去或謂之曰

執政有瓜葛可解也公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自隳安作皇上規繩遂歸懷宗御極即家拜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公每奏對鶴立玉表懷宗每目屬之尋回部管右侍郎事力任澄敘飭諸曹郎各舉其職未幾邊警亟上御平臺集廷臣講求方畧公念綸樞為戎行根本無論籌畧出自帷幄即文武大吏用得其人而非綸樞所願多螟阱焉綸樞非人安問大吏樞貳佐樞曾不闗其說而悠悠置之不聞豫儲事急

則議多任少故條議薦舉非鑿鑿可行當盡罷勿問至於大豪傑抱兼資大畧急宜勅廷臣畧舉分曹諮試不致要人攜所暱以要當事乃應對條四事曰置輔弼廣樞貳採讜議廣招來懷宗嘉納之已巳特陞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一日合同官入對平臺懷宗方勑大學士孫承宗督師關門詢方畧公奏云願以戰守機宜付承宗俾盡其才勿掣肘必有以仰副聖衷而他所敷陳於戎務獨切一時皆心服焉時紛名外

兵公以為外兵已來未定方來當止京營乘城之士
宵旦不得下宜分班休息之宣雲勁卒入衛仍當招
補舊額以備諸衛要調集費繁額賦當急凍糧當運
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新餉當增屯運當緊豆料
之派當均行糧當覈而司空之屬給發收貯當晰内
造外造當促其期目前見行當急來歲當預然而笙
簫之選或當箭括矐頭銷惾黄口又沓拖不可柰何
兼以還衛區士不敢容蠢而四方選卒抵圻輒鳥獸

散至於六垣註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聞急徵軍實緩仍丈應即錯立族談未有擘肌分理公乃一一條畫諸興革大計仍痛言所以籌邊之策上嘉納之懷宗重漕欲復勲臣董漕運而諸勲攻詰四騰公極論勲臣削軍蠹漕諸弊事得寢冊立東宮禮成加太子太保一日懷宗御文華殿謂輔臣曰近日法紀廢弛宜大振刷公對曰治道第宜去其太甚譬理亂絲宜覔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亂是時遵永戒嚴兵部

尚書恚總兵馬世龍謀更置之公獨破羣忌力奏上
乃勅世龍統五將軍下西南兩壁於灤州又於寧夏
三戰俱捷非公力護不及此宣督議圖插以伐合謀
公謂力不堪兩應但勿非其議而力為持重從之至
議固根本則請用通昌涿三鎮重臣治兵以壯聲援
又念兵部尚書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以兵為驕幾
如藩鎮因請一中樞大臣親提勁旅以彈壓驕悍懷
宗悉嘉納焉上方銳意精嚴一時臣下兢兢自護不

暇公每遇所讞誅輙按法原情反覆開陳不為矯法以救時急多平氣而奏如尚書張鳳翔喬允升胡應台韓繼思皆與申理得從寛典如副都御史易應昌逮下詔獄力奏改刑部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以私書論斬公獨疏救跪會極門自辰至酉上意解遣戍時御史劾州邑稽運長吏朝廷欲以軍機論罪公乃詳奏長吏稽遲之苦又奏餉司已飭撫按考核又以各鎮餉司收放任情致軍丁譁譟當遣官督察

而將怯兵驕動以遲給爲諉罪不在餉司也懷宗俱
從之以克復功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一子中書
舍人以偶疾不入直遣中官持機密即榻前票擬時
軍興大匱而戚畹乞墳價數萬公曰此不足濟軍餉
乎戚臣誼當體國事平補給寧晚也會病劇數上疏
乞骸骨允之賜白金綵幣遣官護乘傳歸然時惓惓
以國事爲念於崇禎八年乙亥卒卒之夕猶櫛沐草
遺疏所云振國紀肅吏治正士習甦民困覈兵清餉

娓娓數千言奏上懐宗震悼予祭葬如例贈少保諡文穆公端凝峻朗居恒恂恂温厚及遇事毅然識沉力定確不可奪當帝前每發所欲言折衷羣議諳練典故體合公心曾不樹同異而賢者自親不肖者自遠至於機政之否臧刑爵之輕重文武大吏之去留每以一言用不用為効天性孝友周急恤孤奬掖後進汲汲不倦門無私謁罷相日家無長物人號為清白相公云

王應霖傳

孫承宗

王公諱應霖字德徵號夢巘少沉凝有局度父器之授讀若夙業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輙高等督學閱其文以國器期之為易名辛酉舉於鄉丁父艱以養不逮哀毀逾禮庚辰成進士初令桐城悉民所疾苦砥節一意為廉平日挈大綱以條次所興除嘗剔積從乾沒金可千餘以建常平十倉貯穀三百石為賑恤備俗好訟多結黨以機穽良民公盡得其主名邑民

有挈幼子以出而絶蹤者其妻訴於公公一訊得狀出屍於河而抵其仇於法適有度田之役多以偽增迎上意公為别欺隱於豪强以甦單赤時葉龍潭知安慶亟稱公能檄他縣悉視公法吏檄公勘他縣公既推意興起文學而皖以望邑多才乃力破新格於甄其所識拔多知名士如何吳諸君子皆以進士高第為名卿會當入覲垂槖而往有富民餽金於途郤之曰小民不奉法為安而黠長吏耶其人感泣而去

時尚嚴急吏方務為刻深公獨持漢吏悃愊遂以售令事詿及調觀城觀久之科目公首勵學宮課士士即有掄魁者更為均傜裁冗蘇息其凋殘復立社倉如桐而益之歲祲即出所蓄倣富鄭公青州法哺之旁郡就食如鶩先後全活甚衆歷五載奏績得贈封如制尋陞户部陝西司主事士民樹碑頌德入視驗糧廳一意絕問遺吏禁需索諸費取足國課而止商人便之庚寅轉山東司郎中督遼左正餉七十萬客

餉十二萬鹽課六萬屯糧六萬餉額既煩耗蠹叢集主計者或以暗不能清猾蠹或染指將領得恣行其占冒部軍半坐空名冒實餉而又數數虛傳警報以邀行糧敝習相沿餉司營支本歲更借支來歲之半以為常公乃議之兩臺與諸將約餉須核實營須計日躬校簿書以剔諸蠹諸將吏慮無不嚙指慄慄無敢偽冒其給者悉平衡出納絕無低昂三韓軍士感如挾纊至諸鹽屯官與商為市吏與胥為奸弊竇不

減於占冐公悉為剗除三年來歲例既饒而釐剔裁省之贏報羨幾二十餘萬大司農本菴楊公具題紀錄上為出帑金賜之甲午丁太恭人艱哀毀如喪贈公服除入部尋陞陜西叅議駐西安領五道篆鞅掌紛拏中決裁無稽案其於藩祿邊餉復如向者於遼有礦使肆螫公嚴為條禁地方賴以不擾一時吏民懷畏即宗人翕然頌之臨潼民習於頑令數以訟去適有新令履任未幾部民聚訟至數十百人公既前悉

其誣又悉有啖之者乃聚衆庭諭之刁風為息無何賚捧入賀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辰沅值播酋猖獗惡氛甚張滇黔之路絕以偏橋為要塞其東北則走建康道也踰閩白泥即賊境賊方弊結九股苗黨偏橋不備賊勢長驅留都可虞且大兵進當有腹背之慮公乃募丁壯簡武勇礪器械儲糧餉提銳卒二千移駐偏橋賊以其子朝棟領兵直犯公檄裨將乘其未陣擊之衆殊死戰賊退而復集復擊之又多設

疑兵旌旗烽火遥映林嶺間酋子始懾而遁於時督府尚留會城援兵未集而以孤軍遏敵衝酋退守海龍無敢窺圍外公之力也其後克播之役以至剿皮林凡兵餉戎器皆公所先期條備既期入大軍以于都護繼勲守偏橋備策應亦皆公所先期部署公與胡公魏公兩兵使入自白泥時餉道苦險阨士乏宿飽幕府檄如雨酋復謀截餉公乃建接運法軍中便之大兵至海龍公奏記堵要塞防奔逃逆酋就殲公

有力焉既乃有皮林之役初皮林苗亂公方駐偏橋
拮据播事黄叅將冲霄急於進剿公曰酋事方始而
又及苗非完計俟播平以餘力掃除易耳黄意在邀
功陰以兵剿之而敗乃懼而納金求免公却之具白
兩院院使從戎以責後効所部肅然憚之播既平乃
議剿苗江中丞以艱闔門而支中丞不欲為越俎公
奏記促之曰逆苗罪在不赦而經久無進兵之期困
獸不虞肆搏乎於是决計進兵不逾月而皮林蕩平

喜功者議槧剿諸洞公入見中丞曰叛而剿之服而舍之誼也罪未形而加之以兵何以服遠且槧為崑焚有傷天地好生之心亦甚非朝廷之意也遂止初大將軍置降苗於幕者三百公謂裴晉公納蔡人為牙兵以蔡人苦威刼而實吾人也今以叛苗置榻側耶會夜譁以降苗為内應中丞稱公料敵禦變綽有膽識云公涖沅三載兩經大役不獨詰戎理餉衝冒矢石而飭綱振紀綏輯我人不減幄籌因念土司之

釁多起於胥驕而不折其萌迺乘服播之威持廉公飭諸司彭宣慰恣應崑恃兵與貲為驕易嫡之議至邀權有力為請公嚴飭之不聽又念諸洞苗獷𤺄易擾不比土司且大創之後如獸猶豫因遍歷諸洞詢利害調便宜其逼臨苗洞有八衛十三哨哨官不得其人每為苗患苦而以賄以囑官遂不得其人公為簡膽智有技能者任之適百户以金營納金茶篦中公嚴斥之不復任因諭諸苗無內侵哨官無外擾勒其

辭於石是歲滿四品考會覃恩降勅褒諭贈公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母暨妻加贈恭人無何擬叅貴州政候旨以迁新直指有言歸後敘征播功槩從優敘至蒙白金之賜或曰公論明可以出矣公笑而不答公長身玉立襟度弘澗其為文好深沉之思予猶及讀其制義也所至興文勸學推負人倫之鑑家世孝友而公為篤摯懷贈公風木之憾四十年如一日於太恭人備極色養待昆弟羣從有恩禮舊有

祖田既仕即推以與諸弟之貧者親識中有可以為之地者惟其力之所及不必其人知也里人既相與尊信公或偶遘意外應之亦辭平氣和時以方韓魏公稚圭懸車二十年遊覽經史外無他嗜旦晩視諸孫伊吾以自娯絶不為謁請至地方利病不憚諄切言之王文肅執政至屬其邑令薛君曰是邑有某其人賢者可法文肅雅不輕許可而薛令特負風裁其語固可信云

鹿善繼傳

盧象昇

公諱善繼字伯順人稱之曰乾嶽先生永樂初自小興州徙於定興神宗時所稱忠諫御史鹿公久徵者公之大父也熹宗時東南諸君子搆黨禍有挺身破家以救之事雖不果海內競傳鹿太公正者公之父也公少而卓然自立志於古人之學究心於國家典故經畫匡濟鰓鰓不倦古貌端莊髭髯飄然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苦僑布衣教授諸生不為謁選獨

與孫徵君奇逢為莫逆交魏忠節大中周忠介宗建
聞而訪之四人訂交於楊忠愍祠下欷歔歌笑人不
測也勉起為司農郎時神宗在御久士大夫相與偷
愉結交飲晏即得嘉譽華選公獨日講求於職掌與
同舍郎袁君應振精心鹽筴曰兵弱矣禍將起救弱
莫如强非富則不能强非鹽筴則不能驟富且不病
民袁君領淮鹾振百年之衰至今賴之公為粤東八
閩鹽法議後之謀國者不能易也大司農察其貧使

督闉政稍可資衣食公一無所問而清冒破三百緡於奄豎之手幾及禍不避也未幾以母憂歸勺水不入口哀慕若孺子人稱至孝服闋補故官暫署廣東司時天下無兵兵苦無食一如公料遼餉絕而大臣力請發帑不許請還金花銀於計部不許適廣東金花銀解至公輒發以應上大怒羣奄聚而譟公安之急召入衆且謂予杖公飲噉自如至闕而羣奄闔扉留之使立解公寓意於司莞報曰已發三日矣歸而

勒之還公曰有可還安用借上謫公去而勒大司
農還內庫直聲遂動天下公卿臺省競為申白公
累疏乞歸皆不報公徑不待報而歸㪚水為養教
授如平時有終焉之志光宗御極首復故官使典新
餉葢是時司農仰屋無計驟加派於民幾倍於正供
故別為藏察廉吏以主之特以屬公公為立章程解
者至使自封識而寄於帑領者至面衡以付之官為
持平而不為出入一無所染於其間吏亦不得上下

其手司農曹以主絫如腊此法立如水矣遼陽失察才吏補職方攺公主其事余故得望見公公為大司馬草疏請斬逃潰將逮逗遛將自請先正刑典以為法行自近當是時天下久無法聞之皆震動而言者遂指摘之公又力拄言者之口神宗時犯顔易而犯言路難公諤諤不特朝陽之鳳矣時天下久不用兵將帥皆飲酒賦詩以自飾無有知兵者一經變故士大夫亦鼠竄去公曰不奬往無以掖來也乃極頌戚

大將軍繼光功請錄之而邮死事之監司高邦佐潘宗顏縣令張振德以風馬大司馬王象乾以中樞行邊請用廢弁張思忠為將思忠故猾吏也為姦宄都市中求要人以千職方職方不可乃介要人而求行邊者公與正郎耿君如杞立持不可政府擬旨切責公上書首揆曰本兵在部其所為有與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執爭何獨行邊而不可且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天子方容廷臣之獻納何獨行邊而不可勿謂

能違沮之職方為易得勿謂能去違沮之職方為小失也首揆怒公不變色事竟寢上特簡孫公愷陽以輔臣涖部孫公違衆論辟逃臣公遂從之閱渝關請更奪逃臣逃將以新耳目使畏法不畏敵事無不可為葢公在中樞一意持法始終不變士氣賴以振云時朝議欲以為銓郎且以為璽丞公謝之曰使來毋徼之間不忘情於此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卒守常調四年在邊不遷一階天下服其恬孫公任經畧

公贊軍事孫公嘗曰伯順在坐使吾輩非幾盡杜儼
若嚴師其助我神明者不止謨謀也孫公方欲渡河
而朝事中變逆璫魏忠賢竊柄孫公入請對以公從
璫疑為清君側惡幾不免而時又逮楊左周魏至公
之太公舉義為助破柱為匿公益幾不免時燕趙之
士皆階璫驟貴公獨與今大司馬質公范公凜凜自
持堅卧不起今上御極首以公為尚寳少卿公逡巡
兩年而後出擢太常少卿管光禄丞事公物望既高

士論攸歸旦夕可柄用猶勤於吏事如初服官時已巳冬都城戒嚴會卒無可倚公謂非起孫高陽不可孫公出而四城復公功第一公尋引疾歸為四書說約教授如曩時公之學本於餘姚出入朱陸不為一家言天下稱其躬行實踐居七年定興瀕於危公家江村去定興一舍其子解元化麟侍太公以避公身入孤城為守邑令病守六日不能支公烈烈而死解元亦不勝喪死於孝士大夫爭頌於朝大司馬楊公

夫弱知公為深言公生平大節不當徒以殉城褒朝
廷特贈公大理卿廕子賜祠祭葬如禮且易名焉

董三齊傳　　　　　　　　　　　　辛廣恩

公諱三齊字表渤別號膺賜性純孝事父母未嘗疾
言遽色問安視寢雖嚴冰溽暑弗少懈歲乙丑予與
公偕試郡中夜半聞扣户聲甚急趨啟視得母病家
報公倉皇燃火促裝諸同人慰止之公泣曰功名豈
重生我者哉遄馳歸父病晝夜侍榻前浣牏拭穢衣

不解帶者旬餘及歿公躃踊哀痛柴毀骨立幾滅性
與弟二人同居事母無私蓄事叔父如父撫族子弟
如子弟為人坦易和平與鄉人居即市井負販未嘗
不折節禮下之然介不可奪少年負才者喜放言詭
論當公前則捫舌而退庚辰歲大歉粥饘餓者日集數
百人全活甚衆盜起焚人廬舍延公莊見積薪爭率
其黨徒之曰廼公家世忠厚吾儕安忍火其居哉公
登崇禎庚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令母老乃謁選司

理大同奉母往抵官明日有所市易胥吏循舊例以官
價進公正色曰焉有攫取市貨以徇已私者乎禁官
價無復用平反寃獄以數百計欽犯數十案屢以輕
擬駁審公執議不撓曰法如是足矣若求多焉是深
文也卒如公議轆轤會首李文才等歃血謀不軌公
單騎覘賊廉其狀撲滅之時晉督以軍旅倥偬疏公
監紀稽核功罪無不人人厭服經歷史誤忤當事意
旨摘其靈邱修城侵冒官物坐以辟屬公讞公心知

其竟力白得末減事已誤德公以多金寘魚腹為壽
公叱去之俸滿階授文林郎父暨母贈封如其官是
時膺内名旦夕當侍從會甲申變逆闖李自成舉全
晉長驅入雲中公與撫院衛公景瑗議區畫城守狀
甚悉衛公喜曰時勢已危得子殊彊人意頃之鎮兵
懾賊先聲鼓譟迎賊城陷公度不可為遽投繯先是
李賊采訪循吏得公名至是聞公且死馳至急救之
曰吾知爾好官從我無慮不富貴何自苦公髮指眥

裂厲聲叱之賊笑曰痴人以性命戲耶公罵不絕口
賊知不為用獄公搒掠備至公卧地絕食時季弟相
隨在官冒死入省公泣執其手曰吾千里奉母本圖
榮養不意事竟至此天乎吾斷不屈賊求苟活汝當
奉老母歸里與仲兄善事之我雖死猶生也遂扼吭
而死死之日大同士民號哭填衢具棺殮焉公一子
尚垂髫為賊所虜京師陷遇公一故吏隂脫之送還
官所奉公柩歸葬人以為忠孝之報云

靳聖居傳

本朝黄與堅

靳公諱聖居字淑孔戊辰科進士授濟源縣知縣調萊陽以廉能著轉潞安府推官時宗藩内邱王子姓率暴虐掠澤州民婦甕民命民匈匈蠭午欲為亂公窮訊得實抵其罪會朝廷遣内監廵各省牛文炳者至山右受藩賄取澤民覆治加拷掠民數千人起而詬文炳愸怒遂疏論公不宜以深文按宗室縱小民得為横公亦上變告具陳中使骫法狀詔下陽和廵

撫盧公象昇覆問象昇直公對書獄一如公而以公越職言事貶二秩公喜曰我去我志得伸矣推官上飛變羅固當且糺劾中官禍不測然不以此時極論之使蔓延虐我民其害將何底我不可以一身家之故自沮抑也遂抗疏言中官縱恣不可使在郡縣辜校小民狀下廷議皆韙公各省所遣中使隨撤回於是直聲動天下在廷諸臣皆自以為不及也壬午補慶陽府推官癸未陞刑部主事未解任闖賊破潼關

西入秦所過郡縣皆下公集衆而言曰賊入關禍不旋踵矣第慶陽為三邊咽喉此地一不守西北潰壞無完土是以全陝予賊也今城郭險峻有可恃當竭力捍其衝俾慶以西得以稍稍飭武備相犄角或邊境徼倖一保全時倉猝一無堵禦具賊帥劉宗敏等統衆數萬薄城下雲梯仰攻三晝夜矢石盡賊於北城下穿穴六十餘道蟻附而上遂不支公被執脅之跪不屈誘以官公裂眥怒罵賊大怒咤磔之罵不絕

口而死民殮其屍猶吹齒怒目如生時公既死賊夜寢屢屢駭相告曰靳推官持刀來殺我其天性忠義至死不磨滅如此慶陽陷賊西走下甘肅至蘭州秦地皆没而公言以大驗悲夫公所得士房君廷禎志節士藏公行實者二十年欲屬一人以為傳久未可迄余至京師趨告其子泰階持行畧并邮忠録以傳請余故不敢辭次其畧具論之

黄子曰公之死於賊也烈矣曩者公論中使骫法狀

人人且危公卒不少自沮非天性忼慨好忠義者能之乎余聞賊入秦時有分守道段公諱復興者當慶陽城未破與公同誓死迨城陷段公焚其家自殺公同日以身徇其後慶陽人建雙烈祠於交龍寺東崇祀之余問其鄉人祠故燬於賊今所立碑尚存云

左忠毅公逸事　本朝方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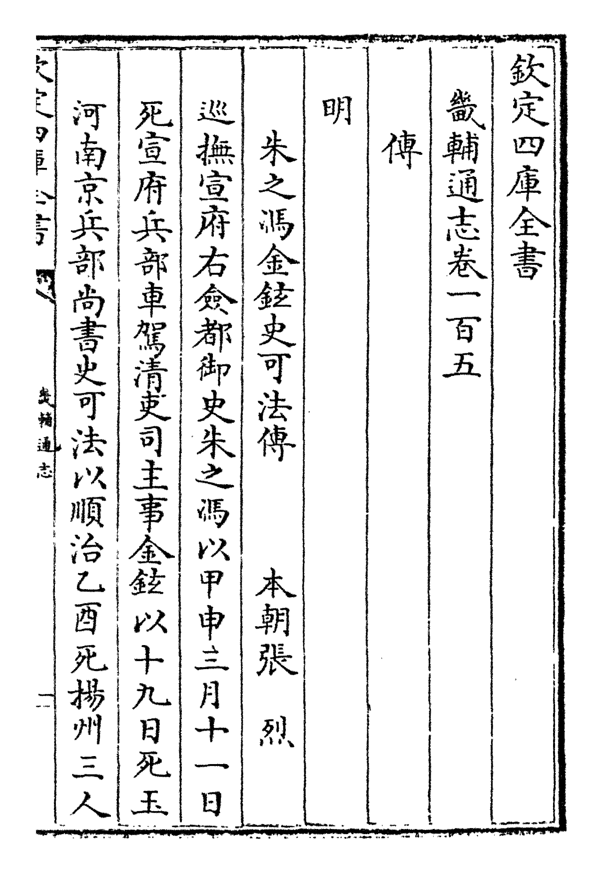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方

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户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名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

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黄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

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氷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畿輔通志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畿輔通志卷一百五

傳

明

朱之馮金鉉史可法傳　本朝張烈

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以甲申三月十一日死宣府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以十九日死玉河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以順治乙酉死揚州三人

生同里朱與金又世姻也史貌寢寡言金好劇談諧笑朱高冠方履危坐巖巖不可狎然同志相得爲性命交已卯可法之馮皆憂歸鉉亦家居時天下已不可爲三人益淬礪躊躇國事語或竟夜至相持哭鉉父顯名嘆曰三子皆殉國思也卒如其言里中故老有能言其事者次爲傳

朱之馮原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順天大興人其先世沛人居京師五世至乾亨嘉靖辛丑進士爲懷慶

知府又二世至之裔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榷
河西務却羨金辭魏忠賢殿工加級謫理問遷行人
司副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浙江僉事清軍山東
參議賫表入京頓家屬於濟南俄城陷母妻自殺之
裔廬墓三年服闋改名補山西副使進參政壬午應
詔陳利弊十二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嚴核將
士劾庸懦補虛伍時坐明倫堂召諸生講學以激發
忠義鎮兵譁辱餉司之馮出即撫定誅首惡七人尋

推晉督秦督不果甲申歲賊氛漸徧所至皆迎降兵部主事金鉉上疏謂宣府京師屏蔽請亟徹内監掣肘專任之鳯忠勇必足辦也不報二月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廵撫蔡懋德衛景瑗總兵周遇吉兵備朱家仕皆死之人心大震之鳯率文武紳士設明太祖位於城樓慟哭誓以死守諭軍民毋聽賊誘終淫掠汝前降者可鑒也督標兵禦賊砲矢相加兩晝夜内監杜勳總兵王承廕開南門迎賊入之鳯轉砲内擊

賊已大至左右擁之行叱曰離此一步非死所遂易
公服登北城樓縊死諸生姚師中者篤學知大節儀
範修整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
耳吾當從其後至是亦死之之馮豫具遺疏勸亟收
人心培節義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又
作書與金鉉別且戒子弟當讀經世書呂新吾呻吟
語不可不讀疏上二日而都城陷之馮天性篤摯深
心世務母死以正月二日自是每元旦後守母位哭

涕啜粥飲水過十五日益痛母露骸半月方葬也妻
馮氏死不復娶為監司所至絶餽遺捕姦猾滌寃滯
修城墩練卒伍薦者謂其作用本涵養忠孝出性成
是也自言弱冠得羅近溪集始發憤為聖人之學參
之河東姚江復閲大慧語録皆有省然所見尚虚堅
忍磨錬又二年至可離非道始廓然而返雜念頓除
嘗曰天地人物祇此生也全體仁也大用禮也金鉉
稱之曰勉齋得六字曰盡人倫體天理可謂力行知

要矣然尤自嫌心粗悠忽廬墓時益知變化氣質之
學筆其躬行自得者為在疚記其言性天多苦思力
詣之語所論兵法時政不盡可行然矻矻勤苦忍嗜
欲任綱常死生以之亦可槩見其志云
金鉉字伯玉號一䥴大興人先世居武進郯村永樂
七年以留守前衛軍籍隨至北京十世而至鉉鉉之
祖汝升萬歷壬辰進士由教職歷官南京戸部郎中
祀樂安名宦父顯名萬歷戊午順天舉人亦以教職

歴汀州知府祀鄉賢鉉十八歳舉天啟丁卯順天第
一次年成進士乞教授揚州進國子監博士工部主
事時有詔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戸工二部且建署鉉
曰是將部堂自處以我曹為之屬耶吾生平見閹輩
輒如千虱萬蚤不可忍寧不官奈何為之頫上疏極
論不報已而署成彝憲將上檄兩部司官以屬禮見
鉉曰言驗矣復疏爭謂彝憲受勅總理與巡視等耳
非堂屬也奈何妄自尊大以朝廷廸簡之臣子舍自

有之堂屬而趨蹌於刀鋸刑餘之前輕朝廷而辱當世之士此日諂彼日驕且干交結近侍之條詔謂不必借題沽激有事自宜禮見其餘不必通謁鉉乃約兩部諸寮有敢私謁閹者非人也吾且以鞋底撻其面於是諸司無一至者閹大懟恚乃以試火罷不適用坐鉉罪除名是時鉉年二十三直聲震天下一時人望黃道周劉宗周陳龍正等皆願交鉉乃益肆力學問研究六經及宋元明儒折衷其學久益有得歸

於切實後學或問宗旨正色曰日用躬行未之有得何宗旨為家居十餘年薦章屢上弗允鉉孝友雍容天性自樂人皆羨之初鉉鄉試文父不謂善深督過之及舉首父終不許曰爾勿自以為足也服官以後仍孺子畜之見父執侍立逡巡父不命坐不敢坐父辛甲申二月服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時流賊已長驅向闕鉉與朱之馮相期致命俄聞之馮死率弟輩哭之曰今與若哭勉齋復數日若哭我矣賊入都

鋐拜辭母囑諸弟奔赴皇城投河死年三十五弟鏡等衛其母避匿母不可投井死鋐妾王氏及弟鋐皆死鏡有學行集鋐詩文語錄年譜共八卷行世鏡嘗見孫之獬獬問鋐死狀瞋目咤曰爾兄何為死如崇禎者亦為之死耶聞者掩耳獬魏閹黨也順治十年十月

世祖章皇帝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高珩致祭於鋐

賜謚曰忠潔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先世自祥符遷京師六世至應元萬歷甲午順天舉人仕至沁州黄平知州祀鄉賢名宦應元居官廉子從質貧甚授蒙閭塾自給生可法聰穎異常數歲時短衣無火寒涕交頤然好誦讀受書輒求益數倍常兒稍長從師林其為執蓋行道中惟謹抵客舍侍立移日不敢動受知於督學御史左公光斗一見決其為擔當名教人戊辰成進士可法為人軀小貌寢不稱其服語不能出口

然有大志好經世方畧初授陜西西安府推官監司為洪承疇大得軍民心可法慕之每倣效其所為治聲起名為戸部雲南司主事山西司員外郎郎中尚書深器之使掌本科尋陞安池兵備道江西右參議兼僉事協理剿寇軍務才望益著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安㣲廉公勤果信賞必罰將士皆用命數與流賊戰賊輒奔避當是時史都堂之兵號稱强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臨陣以身先之矢必死所衣布

袍徧書已姓名曰戰歿後易識也丁父憂讀書城外遇者不知其為貴人或竊聽所誦朗朗多匡濟天下語竟不知其何書也服闋起總督漕運侍郎瀕河豪戶多竊引水漕易涸可法一切繩以法漕賴以濟尋進南京兵部尚書時天下岌岌人才盡矣東南半壁無可倚者亟以參贊機務畀可法後卒畢命維揚承疇語人曰彼事事學我我乃不能學彼也

論曰三君子可謂信友矣相期殉國終各捐軀所謂

久要不忘者耶夫士必有志然後終身以之無志則無事又何踐焉傳曰君子務在遠者大者聲音笑貌衣食之間欲以相人難矣

張羅彦張羅俊金毓峒傳　本朝張烈

甲申春流寇犯闕所過爭迎降其力戰不屈者惟寧武關固守不下者惟保定府京城既陷保定猶死守六日督師大學士李建泰導賊入城乃破士民死無筭其主議殉城者鄉紳光禄寺少卿張羅彦進士張

羅俊御史金毓峒

張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擢光禄寺少卿庚辰謫歸羅彥素剛果有氣槩少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行閒習戎事每家居城守郡中輒推羅彥主之給事中時敏奉勑保定夜半呼城門不納敏怒劾羅彥擅司城鑰詔勿問及李自成陷全陜而東紳士爭為亂首相與稱仁誦義曰迎真主羅彥聞之不勝憤與兄羅俊計

今久無保督新太守未至鎮帥又盡挈其兵以去我鄉紳猶不主其事奈天子何於是約署印同知邵宗元合官紳士民望闕拜誓為死守計鄉兵僅二千捐私財激以忠義會正定兵反殺廵撫人心愈危羅彥壅兩城門示必死衆始定賊劉宗亮既下河間欲北向京師聞保定固守遂移向保定適李建泰兵至建泰有二志故以勒餉激散其衆獨以百餘人入城而劉宗亮亦傳東城下使人誘降羅彥曰是必覘其來

誘者人始絶覬望懸重賞購先擊者人爭用砲擊賊
賊怒攻城羅彦密遣人突出擊之賊敗益治攻具城
下人大詾時都城巳陷羅彦氣彌厲賊百道急攻累
日夜不能破賊傷衆宗亮自殺其裨將數人期必拔
而建泰陰與賊約項上插小白旗為號遂舉火城西
南隅馳殺鄉兵城上亂而賊入時三月二十四日也
羅彦見勢不可為急歸家悉驅婦女宋氏錢氏等入
井題官爵姓名於井亭縊死

張羅俊字元美羅彦兄也同生兄弟六人不析産少娶雙瞽女終身不置妾年五十登崇禎癸未進士家居候選與弟羅彦等倡郡人城守撰城守日記擒誘降賊於東城督鄉兵擊賊者即羅俊也城既陷獨出衆中擊賊賊仆羅俊憤甚扼賊之吭而齕其面竟嚼一耳賊乃共前擊殺羅俊

張羅善縣學生羅彦弟同兩兄死羅輔亦羅彦弟崇禎癸未武進士多力善射城陷猶巷戰射賊矢盡提

刀下馬砍賊擊殺甚衆賊共圍擊殺之時張氏闔門兄弟婦女同死者二十三人

金毓峒字鶴沖完縣人父萬歷庚辰進士户部郎中毓峒以萬歷乙卯鄉薦攻苦又二十年崇禎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辛巳召對陳漕運利弊擢御史上疏請寛畿輔征徭言兵事請飭大法按諸將帥觀望嘗試取敗者又因恩詔乞寛復社之獄謂標榜譏評誠處士之大戒而語言文字非聖賢所深求愛惜人

才培養士氣誠今所宜加意也頗見采納毓峒當按甘肅因全秦勢急特以按秦命之歴二年乃代方是時總督孫傳廷練兵於秦廷議催戰之檄屢下毓峒疏爭謂秦兵驕悍將跋扈倉卒出戰勝負未可知禍且延秦秦去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傳廷潰賊入闗中甲申春李建泰受命督師以毓峒監軍賊已北向畿輔毓峒同張羅彦定計守郡城李建泰故毓峒座主至是陰於賊招毓峒峒叱其使與之絶盡捐家財

激厲勇敢率姪振孫輩死守力竭城陷投三皇廟井死振孫亦戰死賊索其家僅幼子免

論曰彥俊非守土臣也發憤拒賊不共戴天區區抱一木於大厦既傾之後驅全家以殉之此豈有為而為哉忠義勃發誠不可遏也嗟乎悲夫督撫稽顙而降臣奮臂有壯士不以守四方而投之草野其何以使人邦之傾覆有自來矣毓峒監軍莫由遂志馮城效死幾致殄宗與彥俊並稱云

孝子王原傳

本朝李光地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嫠婦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為母計策移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袜屨諸行色所需物遇他方遠客至則或資以袜屨或雞黍厚欵之不受直問所欲曰

吾父姓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塗邂逅者吝幸為兒跡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甿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為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母以兒為念遂遍走尋覓足迹幾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跣步重趼至於見骨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

田横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根食之味苦以細肉為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孺子頓憊若此何為者原以情愬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為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去而返南踰洺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刹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知其為尋

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盡出與敘鄉井乎相問姓名則即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茍有鬼神則一念之孝為宜捷於枹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歿存之問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父猶未肯即歸曰吾棄家絕意久矣無顏復返原?衣哭不止寺僧莫不

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為之嗟嘆至於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絶

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頓百身殉之此天常之厚義合古人非習於名教勉强者也

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後其弟成家辭妻子

單身尋覔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為何人所記異日當檢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哉

宋登春傳　徐學謨

鵞池生者姓宋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顱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咸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鵞池更號鵞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髙貲生少失父母以亡貲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

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竒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彊馳騎間出其餘智為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通繪事沈酣落魄里中目為狂生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至博陵有故所善客館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跨一蹇驢行長安道

中往來覔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
聲籍甚生埀其詩曰作詩何為者而令七尺軀津津
訣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
兖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
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者三年頗
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賦於五言尤工又去而浮
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
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

岑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窮闗陜澤路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窘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依阻陡絶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戸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為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逆旅人以生衣垢敝不為禮會旁

舍賈欲覓詩為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與之詩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授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慙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峩眉山遡巫巴下荆郢將達於潯陽返於黄汪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黨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絶句詩强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橐中書曝

之衢唐氏異生所為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為刻其詩傳荆郢間生乃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常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名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兒子宋鯨耕天鵞池之石田歲穫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賦詩不絶口是時吴人徐學謨為荆州守聞生高自

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守至再始見明日生戴紫韡冠衣皁繒衫報謁踞守上座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顏妄亡知守柰何輕威也久之往來廨中而守之寮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為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一往守為生授室城中從天鵞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守胡紿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内守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偃壁下

守笑曰若欲為龎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
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
數年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守憔悴業欲從之遊
而貧不能促裝齎乃詭為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
而行乞於途自江陵躪步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為
守容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
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為謝亦不知為誰其後持
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守容

故遣人遺之金為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
遊耶東海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守欲買田舍
生於海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偕時俗人不復强也
居三月别歸江陵生歸守屬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盡
定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廢為庶
人比奏當戍而庶人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為庶人上
客而又為人倨衆將甘心焉始守所授生室故宗人
産貨之直四十金守以生羈旅恐後或攘之為客署

數語於契尾鈐識而歸生至是宗人乘庶人之隙誣其奪而與生訟之官官覆契尾鈐迹驗白乃以室還給生生久在庶人所絶不與用事者比庶人常名生遊别宫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為調笑以悅庶人生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目不流睨庶人益敬憚生每見輒為斂容生之不及於難以此自庶人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鬻其室以分溉宋鯨而自擕少貲逍遥七澤間最後遊石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為

詩少年張氏某者豪有力而佯以詩為名髙生不少與可少年銜之會他處名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伏奴箠擊幾死尋賂縣官買其械而出諸境石首士人避少年亡賴而又懾慴令威莫敢救生比出境而陰行賄踈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姑去乃自童髮為頭陀不知其所之萬歴初守復起為楚行省右丞行部江陵宋鯨方為人傭作於野識故守跪而陳石首事云徐子曰昔孟襄

陽以詩窮頳籍與荆州張長史藍田王右丞游二人嘗薦之於朝即不用而襄陽之名益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陽者如閒居云平生欵段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日海上云一盂寒食酒東海弔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儷也及考其遊跡㡬遍天下囊中亡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窮餓即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意稍咈竟掉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為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戹彌甚矣然徒以羈旅故為

少年所秉此韓淮陰他日名而賞之者也何遂憤懣逃世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藜袒裼不厭死而後已者豈斯人之謂與

樊夢斗傳

本朝湯斌

樊夢斗字北一號文成崇禎壬午鄉貢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庭請為國家効力封疆奉旨報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小興州人明成祖時奉詔遷文安遂為文安人高祖諱瑀成化甲辰進士筮仕淅川

令爲刑部曹郎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安奎獄面折
瑾因忤旨酷暑跪正陽門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
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續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
劾才萬歷癸巳恩貢入太學龔文忠公爲大司成歎
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大正
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陞河南府學教授
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
於書無所不讀著中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

徽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
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効
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書將授職矣無何以内艱
歸君至性過人平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
門跣行三百里襄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
舉人王膺其姪婿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
與子翰同寢食學同師兩姊貧無所倚生死周恤不
遺餘力論者以為内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

城濬河復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葸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為國碩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嘘既力不能為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呼白慨然有超世之概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即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邱某水為隱君樊某遊釣賦詩處足矣所

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
丙午京闈鄉薦令任睢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陞廣
東三水縣令

湯子曰余官京師與同門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輒
娓娓談樊氏世事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生授
以高陽文正公蕆稿復得讀其所為樊氏家傳盎自
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不替
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極羣書孝友

篤行内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息想其為人矣

節孝聞見録序　本朝李鍾僑

紀載之有傳所以襃揚善人之功迹使不沒於後世而又以使後之人觀其行事而嘆興於為善無貴賤長幼男女一也然而節孝之編於他紀載尤難而所繫亦尤重何也薦紳先生良有

司與夫通儒學士達節偉人其姓字旣已顯於人間功業旣已著於當世故傳之為易惟夫節孝之行或出於幽閨婦女閭巷匹夫名姓未嘗越鄉邑雖有竒偉卓絶之行其姻婭族黨閳而知之者固希矣況於鄉國天下哉是以採摭有所不及則湮沒於無聞斯其所以難也然而其事存乎家庭之中伉儷之近人人之所可為非如蓋世及物之勳名借於位而後顯待於權而

後行者也是以其迹既著其書既具則足使聞而見之者興起感奮而無間於貴賤長幼男女此所繫之所以尤重也以其傳之之難若彼而有功於世教又若此則悪可以接於目入於耳而任其終於湮沒哉余行四方凡聞見所及必約言以志之葢欲營度為文則力有不暇給而不忍其終泯也其或已見於他人之文則雜其莫語而以類入焉積日而多乃各以地别其部

分而不次以時萟所録方多而未已其得之傳聞者時之先後固不可得而次也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所以感動人之善心者雖主於事之信而亦恃乎言之文後之君子或因余所録即事而文其言以埀於永久則尤余之所厚望也夫

智懐行

智懐行者内邱增廣生員也少貧傭以養親同邑王

氏嘉其孝以女妻之嫂歿遺孤生令妻乳之致巳子以分乳死無怨言後生四子皆偉器父病瘟思甘泉時久旱澤涸非數里外不可得而生方侍病不敢遠離拜求於家之舊井清泉迸溢鄰人張永貧鬻妻生母憐之生為典衣以贖明末流寇攻城蜂附城下而生以母兄在外欲出城守陴者嘉其志書硃票與之生以帕裹票繫腕縋城而下為寇所獲令與一生扛釜供水其一生忽落肩破釜卒怒抽刀刺心死之旋

向生生衣厚呵令袒胸受刺肩脫袖見腕搗有物解帕視之則片紙朱書數行不能辨執以見帥帥孰視票謂曰汝生員耶曰然汝尋母與兄耶曰然帥再問再自齧其指益壯生之志且為生危也又問城中有兵否曰有糧多否曰多乃仍以帕裹票還生且授以半矢曰持此則吾軍無害汝者既出營行數里得母驚喜仆地扶入郭復出尋兄則兄方縛樹受射生伏地請代得并釋頃之賊以城中兵糧多解圍去益見

生貌質厚信其語也生既全其母兄又救一邑之生靈云生父母歿廬墓三年邑諸生鳴於有司乞免地一頃以示奬勵邑令郤嗣堯傳

劉憲

劉憲者字君式世為曲梁人邑庠生後輸粟入太學操行剛直不少有所屬然善治家家益饒重義喜施好士恤貧如恐不及性至孝未嘗少有違忤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病革願以身代父母歿哀毀

適常遂病痿痺及葬負土築墳高二丈許結庵廬墓側者三年致白兎馴鳩之祥先是孝子病不能履母將合葬於父墓且有日其夜夢羽衣道士為醫之隨愈邑令張侯請於朝詔旌其門寵以八品文職復其身以終方逢時為之傳

張進寶

張進寶者南宫東八里王村民也傭於恭憲孫公家遇兵亂隨主人子姪匿城東隱僻地一日寶以事出

兵突至有識寳者向之索主人寳不應兵刃亂下寳

噣其指曰死則死耳不知主所在兵以刃裂其口達

耳斷其舌刺之洞胸而死邑舉人張從善傳其事

長垣王氏

王氏者長垣板邱里李增妻也增負疾已四年王既

歸垢面惡衣凡粧奩之屬悉易之為藥餌費增疾革

五日不食王亦五日不食雖翁姑勸之不少替侍疾

者五年衣笥俱罄獨留紅紵衣一襲於母氏至是歸

省乃衣之以還增卒觸首號泣絶不飲食至三日乃衣紅紵覆以素衣縊死於柩前始知前之留紅紵衣者為此也同時有生員唐詩妻者不知何地人也詩死妻王氏死之教諭岳木俱為之傳

三烈婦

長垣三烈婦者王允妻王氏生四子元爵卓結元早卒結娶魏氏于歸雅執婦道正徳辛未劘賊劉六自東明屠裴子岩死者枕藉時允出賈於外姑王氏年

七十餘魏同兩妯娌徐氏苗氏負姑走結等三人後至大呼曰汝三婦人安能為乃遮負其母奔河南間道疾走僅得渡魏與兩妯娌且哭且奔匍匐不能前及河日已暮魏度不免乃揮淚顧二妯娌曰天乎吾三人之不濟此命也第恨不得終事吾老姑遂踴身赴河死徐氏苗氏從之俱死於河焉賊稍平結等徬徨河上募善泅者求其屍卒不可得乃招魂而葬傳其事者邑人趙浩也

王節婦馮氏

馮氏者東明長堤里民王鎮妻也年十五適王氏居八年夫亡姑及伯姪相繼淪沒止存六十歲翁及馮氏而已馮氏誓死不嫁其翁以衰老不更娶氏諫翁繼娶陳氏洎三年生二子長顯次惠翁又沒氏勸姑同守困苦不變氏善持家久而漸就豐盈族人有利其貲者謀不利於二子氏飲食行步不離人莫得其間二子成立皆為之娶妻數年間兒女成行氏乃曰

吾初心遂矣顯惠及所生七子皆事之如母卒年九十顯惠爲服三年以報云傳者訓導潘尚也

劉烈婦馬氏

馬氏寧晉劉六指妻也十七歲歸劉盡禮於夫劉甚敬之一日因省母道遇屠人子李雄馬四欲犯之不從殺而投尸禾中田主識之與鄉老奔告邑令何廷魁往驗尸畢即抵劉六指家六指見令猝至倉皇無措又壁上鐮故有割雞血漬令見之疑六指殺妻遂

逮六指鞫之鄉老劉陞素剛直抗言辨曰劉六指夫婦和睦顧匆寃平民令不信六指不勝刑遂誣服死獄中歲餘二屠者飲酒市中忽躍起狂呼曰殺人賊在此宜速捉市人大驚縛送公庭言其狀令以為醉語又不信久之何令去官樞部邑人馮潤華登進士往謁之何於坐談間慘然曰吾為令時馮氏一事實為吾終身悔云及後宰寧邑者江右萬某修邑乘諸生孫芝發夢有人自言吾何廷魁也有烈婦宜誌是

時何公已宣力巖疆遇難全節視勘馬氏事時相去七十餘年幽冥之中猶悔不能忘何公固君子而馬氏之烈為何如哉邑人馮桓傳之

王節婦蔡氏

蔡氏者故城諸生王汝礪之妻也歸王生生兩男一女王生且死持其妻與之訣氏悲絶不能言已而欷歔語生曰君其善持病不可復念思也即有不諱我何獨生為生聞妻語意感甚生死氏絶飲食舅姑不

能强男女環泣其父往勸之曰而為夫死何如為而夫事舅姑養教孤子乎氏曰始夫以男女屬我而我以死許夫夫心知之矣我寧負夫言不忍負夫心終不食死時年三十二歲為之傳者餘姚譚京也

田烈婦成氏

成氏者安州諸生田之龍妻也明崇禎丙子秋城陷氏即囑之龍携兒賡智奉老母去勿顧我須臾兵至之龍急扶母隨大小他奔氏獨迷失道果為兵驅同

他婦閉一室氏急援縲者三以衆婦救不得死已忽驅以騎行氏又急投水水淺又不得死已復驅以刀促之出氏罵曰我庚貢士女田秀才妻死則死此耳斷不肯隨汝曹行一步且罵且手掬泥沙撲兵兵怒羣箭射之氏罵不絶口兵復以刀砍之碎頭顱而死兵退之龍就衣履認之及歛目忽大張烈烈有生氣見者皆驚異大學士孫承宗為之傳

邢烈婦李氏

李氏者南宫邢鑣妻也年十三歸鑣鑣頴慧㓜能文與氏同年生順治已亥六月鑣得暴疾時氏在父所聞變奔歸足甫及門而鑣瞑矣年僅十五氏一慟遂絶左右扶救之踰夜乃蘇自是每號輒絶誓以死相從姑從旁解之曰吾夫婦老矣業失子詎堪更失婦且寧知亡者意不以父母遺汝而汝棄之耶氏曰諾稍就食然形已骨立久之鑣既葬舅察知氏志甚堅難以口舌爭因李翁病遣氏歸寧未幾即以還邢氏

為言母勉留之未果有秉間以他詞進者輒痛哭詬其人不已積久憤甚遂成疾舅姑不得已迎之歸氏既至邢舍呼姑至榻前語諄諄不能了疾益篤遂卒年方十有八連嘉允傳之

朱烈婦劉氏

劉氏者流寓劉宗仁女也年十八歸朱孔思為繼室孔思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曾為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縣丞僑居於薊時食貧年五十餘矣娶劉氏僅八

截而疾作氏初進粥不㕮繼進藥不愈再割股以進竟不起氏慟甚引繩不遂遂以刀自刭死伏於夫側時士民觀者如堵當事者奏聞如例旌之時李之芬為之傳

張烈婦王氏

王氏者新安張復振妻也年十八歸復振孝事祖母舅姑相夫恭順惟謹夫讀氏手女紅伴夜分雞鳴而起先臧獲操作績紡無暫廢夫有疾氏朝夕供湯藥

晝夜焚香祝天願促已壽以益夫每祝泣數行下夫疾篤氏語人曰吾夫似無起色矣無遺孤不如相從地下潛匿練袖中夫病革將屬纊氏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血淚如注猶覔夫巾服伺人著之倏忽匿跡姑驚疑急促人徧索之氏已扃扉別室自縊急救解之氣猶奄奄復息夫聞之哭無聲淚張口氣絶氏亦溘然逝矣夫婦並襲於床各瞑一目若相顧握一手若相携觀者驚異邑令胡士棟請旌邑人白瑀傳其

事

曹女伊婦雙烈

阜城雙烈者曹端女春桃生員伊汝儼妻倪氏也曹烈女於正德庚午遇流賊變罵刃死伊烈婦於嘉靖辛酉值汝儼卒不食死有司兩奏兩旌表之立祠南郭題曰雙烈及後知縣翠邦固洛於伊婦舅純翁曹女弟曹實庀材鳩工而充擴之仍復其供役者二家礱石為文記焉

張貞女

張氏者欒城學博李廷實冢婦也實冢子曰鯨聘張氏未娶而夭氏赴弔哀毀不欲生父母將偕之歸氏不肯遂止於李門謀自盡者再公姑泣諭之曰鯨死墜厥宗又以鯨故誤他人女鬼其餒矣氏益哀泣誓衰絰稱未亡人代鯨事公姑終其身廷實後舉子名有根入庠李氏系得不斬廷實謂人曰微氏以節孝慰公姑吾之命不可知活吾命而存李氏宗者張之

力也直指聞其事於上得旌閭焉邑人袁佑為之傳

溫烈女

溫氏者交河泊頭鎮溫欽第三女未字正德六年有流賊至鎮民皆竄去女偕伯母劉氏不及避為賊驅至西郊楊鶴壽園其魁見女姿色即持刀欲嚇汙之女乃大罵曰賊奴敢辱我耶賊屢窘之不從會官軍迫追將女擄馬上輒自投於地仍罵賊不置賊猶貪色未已也復擄馬上解帶縛之腰女投地不得以手

反掣抉傷賊一目血流不禁賊知終不可得取利匕解其十指劈其面及肩碎棄去一時鄉士人盡駭悼爭傳頌之嘉靖元年詔近年諸被流賊殘磔有志節不屈形蹟彰灼者撫按勘覈俱與旌表有司始建廟祀之通判陳相傳

賈烈女

賈氏者河間明進士賈太初女也壬午之變太初讀禮里門身殉城難女年十三抗節不辱與父同死其

事未有傳者弟雒英痛念前烈為立石以紀之馮貢徵傳

張貞女

張氏者南宮進士張庚次女也母馮早世育於祖母素習内則女誡列女傳諸書祖母竒之許嫁鴻臚楊若柏長子之玉之玉病死訃至氏涕淚沾襟扃戸自縊家人排闥救不死祖母及父苦慰之不聽偃卧不食者累日父再諭之則請詣楊門奔喪父不得已從

之時之玉已葬氏衰服至墓所呼搶痛絶者再以手
空墓欲就殉狀時里閭聞其事者環墓外無不愾惋
感嘆祖母等百方慰諭曰但求兒生任從兒志氏曰
許我易髻歸楊門乎父及祖母舅姑憐而從之氏守
制惟日進疏食再盂僅延喘息及大祥遂絶粒死年
十有九李大星傳

張貞女

張氏者廣宗人父奉先母劉氏奉先夫婦雙亡二子

長女才方六歲次得春在懷抱零丁無依倚氏頓踊號呼哀徹天地誓不出嫁以撫二子保家業自任勞力焦思日夜紡績數載及二弟長成為娶妻氏自居一室鍵閉中門二弟出入必啓教戒二婦處中饋敬慎唯諾無敢慢者勤儉約白首不易卒老於室葬邨東古路之北姪孫張守禮自永和解綬歸省其墓恨當時無旌表故為之傳云

高節婦傳

本朝湯　域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也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為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即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尚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值二千取置門外索半值立售即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

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為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為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殁次子為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洒掃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為常及貴盛姻黨

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
為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
非我供事姑終不適疚皤然白髮身無疾洒掃盥饋
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
十六距從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
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
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為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綦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求

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忤意小失意即數罵或奮梃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為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于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康烈女傳　　本朝郭琇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糶糴為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忠孝節烈事輒徬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尚富饒

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訃京已死叩之即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為夫守義者後世以為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

久矣顧母戴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耶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為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卧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為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咸黨

莖齒之白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

歔欷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圖謳歌其事喧騰兒童

女婦閒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姜於春

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

倜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

奇也余嘗過金陵聞楊生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岸

妻某氏皆未嫁爲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

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衆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為非取留乎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狷也與

辛氏雙烈　本朝劉　捷

辛氏者新安諸生李璜妻也璜為令比部如璐公第三子于歸後賢淑著聲甫半載璜病脾泄旋患臓毒

氏日不一餐夜則叩天願以身代時氏父至都怪其
癰氏猶託不服水土以安親心而其實心力交瘁矣
數藥滌垢久而益勤褻溽暑煩躁或過為苛責氏曲
意承順不少忤及病益篤氏心知不治乃言曰婦人
能守節固善不如相從地下心更安耳及壞死氏一
慟幾絶再拜請於比部公願以身殉比部再三勸之
不聽則囑氏之叔父陳大義為慰解且告以舅言不
可違氏唯唯不置一詞明日詣夫前獻食興復如禮

視含後解佩囊係夫臂呼搶聲不絶比部喻女奴防護黄昏後竟乘隙投繯死衆急踪跡救之巳不及矣翌日而殮面色如生

孫氏者容城縣貢生李煥元之繼妻即辛氏之姨母也煥元病血增劇氏歸甫閲月許以死殉及煥元卒吞蓮珠數十粒未絶登床取帕自經死時康熙庚辰年也是年辛氏始生迨康熙辛丑年辛氏復殉節次歲康熙壬寅年學使陳世倌以貞媛並烈上其事於

朝得

旨旌表

本朝

宋永譽傳　　魏象樞

公諱永譽字蓀祉汗驦其別號也中前明崇禎壬午科鄉試父學韶萬歷壬午科舉人伯學道萬歷庚戌科進士世為廣平府永年人其事蹟載在家乘者不復贅公家學淵源淹貫博洽性復豪爽不事生業闢

精舍於洺水聰明山下寓意詩酒雅有范希文先憂
後樂之志人未之知也
本朝定鼎乙酉歲入都謁選授鳳翔府郿縣令受命之
日單車就任郿俗素悍且近終南稱盜藪頗難治公
蒞任後日夜焦勞感以誠人皆勸凡征輸斷獄課士
諸務雖倥偬搶攘中井井有條本年分校秋闈得士
六人極一時之選人望歸焉時賀逆蓄異志久公憂
之豫戒城守具躬率邑之慕義有膽識者晝戰守策

紳士謂邑無重兵度不能禦公曰臣子之義誓與此
土共存亡戰或不克守則無虞也亡何賀逆令賊黨
持牌誘降給以重祿公立碎其牌禁錮賊役次夕賊
遂薄城下攻五日夜公多方禦之勢不支城陷賊執
公不忍殺復温言勸公降公挺立罵不絕口索縣印
不予賊怒手刃公督府孟公喬芳稱其一死盡節忠
烈可憫撫軍雷公興稱其為國盡忠死賢於生會議
上其事請

卹典得

旨追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東安尉陶弘才傳　　陶自新

公諱弘才字君實越之會稽人也生四歲遭父喪貧無以歛公母欲雉經公持裾大號母獲救伏父屍哭越晝夜不勺飲氣絶母抱而慟有間甦宗人憐其母節子孝啟宗祠召父老謀所以送死全生者諸父老成於邑競賻之奉母十餘年以孝稱母卒公孑處草

㢈哀毀壁立見人讀書輒嘶慕曰弘才力不能為親竭身不能為君致有志就傳而乏脯脩柰何父老素信公至性為言於蕺山劉先生先生壯之列門下因得涉獵經史曉大義公狀貌偉傑鐵眉上指目光爍爍如炬性壯烈優藝勇少時善手搏强者罕與敵受學後抑損若懦夫嘗之野為牧奴詈塗人為不平激公鬭曰陶郎故勇何在而忍辱至斯公曰吾雖弱奴豈我歉哉顧欲養吾勇為國家用耳兩應童子試不

值逆北上自三考出尉東安遇事敢為令屠公應旂
輜重之順治五年秋賊劉東坡勇悍倍常有邪術能
作霧壁踞淮河左右脅食都鄙官軍莫敢近冬十月
虜近東邑民洶洶令特詣會城未還攻城急公擲轟
嘆曰此吾致身時矣屬兵戎服升縣堂鳴鼓集衆誓
曰弘才受
國恩長當死爾曹亦
天子民將何為衆皆泣曰公蒞東安適歲侵民饑且死會

大尹卧病公慨然身任狀民疾苦伏撫㮛三日獲請向徼我公東民尚有遺孑耶生屬公生死隨公死戰守惟公命公身率軍民三百餘闢西門大呼驟出奮勇擊賊賊敗斬首數十級公生擒賊將四人以旋軍民咸鼓舞賊益兵攻城不克乃詭挑公戰綏甫交遽佯北躡至落岱村西圾忽黑霧彌天並轡不相見衆潰公知中術策馬突陣當者披靡以後勁無人遂被執賊慕公藝勇手釋公縛公喻以大義使歸命賊笑

舉酒壽公緘誘百端公瞋目喊詈背裂血濺賊面奪刀刺賊不中殺侍賊數人而公身已無完膚矣遂自刭賊憾甚解其肢而醢剜肺肝生食之懸頭於纛掛腸於竿以示城中民民皆慟哭聲震地塞門增堞以死誓年十六以上者爭持尼石登陴投賊令亦請兵來賊宵遁邑賴以寧東安之有滿兵駐防實始於此

上聞蒙

公卒年三十八苦貧未娶署惟一僕力不能

祀典士民私祀之歲時布奠鮮不涕零迄今猶欷歔稱道

公忠烈弗衰事詳東安縣志又其時有一少年聞公

被害悼甚操戈馳奔欲復仇會門塞不得出乃呼號

從城上躍下腸迸手捫腹躑躅數武仆地死後收其

屍淚痕塵膝手不去戈亦義士也惜姓名不傳恐同

公湮沒故并誌之

陳彨傳　　郝林

孝廉姓陳氏名彨字半千直隸安州人性倜儻負不

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達如往來不數月盡殫其藴既而覺其誤遂謝去不復與通聞容城孫徵君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徵君深引重之一時居門下者皆莫能先值明季之亂盜賊蠭起崇禎十七年春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數十人流入州境州民驚潰而婦女往往從賊中逃出賊亦多有逕棄之去者流離相屬於路君悉收養於州城朝陽觀中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多兖州士夫家及事定悉遣人送歸其里

又徧收逐次棄兒令家人飼養之全活者甚衆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稔其貧以金餽之君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非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置君寓中以去君為緘藏之逾年事平訪其人與之取視其故所封識猶完好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舍於君及君他出輒私鬻之而取其直君知之不問曰朋友之誼固然此戔戔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州人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君察其無辜為

一言于太守因得解史謝去後一日攜其女至欲以為君媵妾而逡廵未敢言微語以逆君意君正色曰吾所以急汝難者以汝負深怨而力不能自達故不惜援手以拯汝豈其有利之之心耶且使心於利則亦無恤於汝矣因一言之德利其子女以為報汝其以我為何如人疾驅之去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刻苦力行年既耋而學不倦於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而陽明傳習錄及鹿忠節公尋樂大旨等篇

則其所得力焉年七十五以疾卒於家子鶴齡博學志行能世其業

陳鶴齡傳　　王安國

先生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澎倜儻好義負海内重望從容城孫徵君遊先生少承庭訓以故有得於濂洛之緒好讀河津姚江二子書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等編而以身體認之父没家業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產先生恬然子之弗與

校事毋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內無間言康熙甲子舉於鄉高陽相國李文勤公夙重先生之為人至是延至京師館於其家先生念母篤老輒謝歸設教家塾從遊者數十人每秋冬篝燈夜讀聲滿里巷母歿選授正定縣教諭效胡文定公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文藝進者先生反覆指畫懇懇無倦色士咸悅服依歸之郡屬三十二城爭聞風請益焉正定學宮舊粗完歷歲為風雨所摧

傾圯殆盡先生蒿目憂之毅然謀修葺鳩工之始醵金無幾而先生獨以力任邑人重先生之義羣輸資以助踰年落成勒石以紀其事滹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村堡水灾有容授意謂宜以不成灾報者先生詣其地蹙然曰百姓嗷嗷待哺吾目擊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灾報蒙賑恤全活者數千家又太守命督隆平寧晉諸邑民蝗時捕蝗令急所在騷擾先生旬日歸太守問狀先生曰蝗不食苗苗已盡

民不畏蝗官即蝗也太守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既遷順天府武學教授掌義學事其訓迪一如真定雍正四年以疾卒於官先生表裏粹然踐履篤實素精制舉業六試於禮部凡五薦皆不第而經先生講授者卒列庠序及獲掇科名者指不可勝屈教人務盡其誠而行之以恕聞人片善輒獎勵不置有不率者以理婉諭之久乃薫之而化在家在官凡涉人身名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夥嘗對人曰某生平不道

人非樂成人美嘿嘿此心天鑒之矣歿之日遠近之
士咸聞而悲之赴葬者數百人其門人李鈞張誌請
於其友李珙方苞私謚爲懿長先生子三悳榮悳華
悳正悳華登上第悳榮悳正俱成進士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畿輔通志卷一百五